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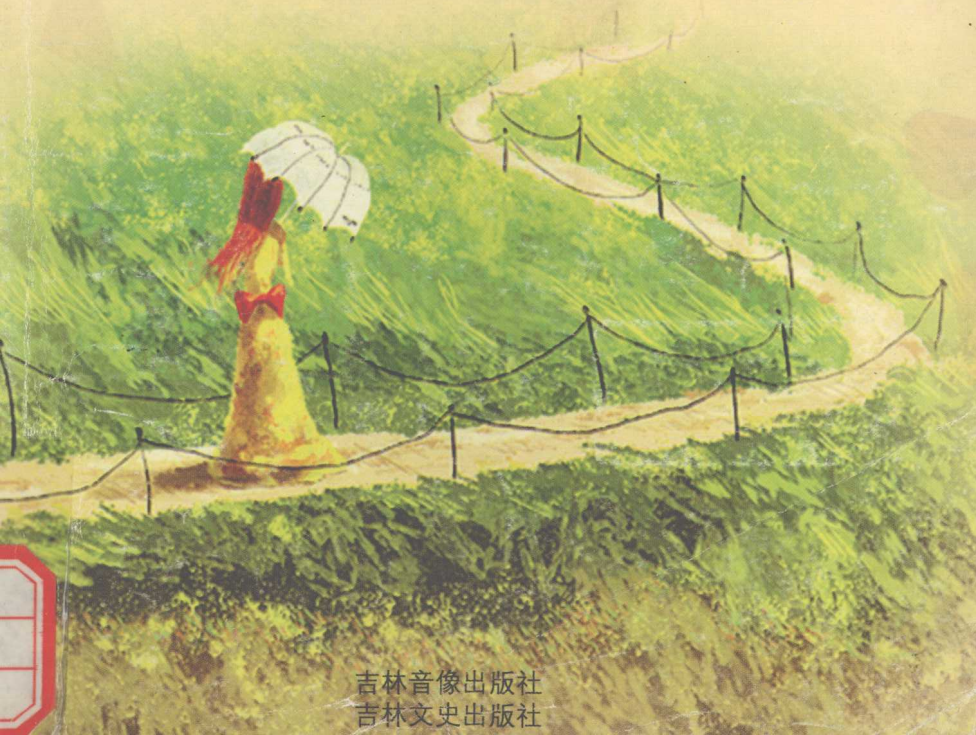
当代校园故事精品集

DANG DAI XIAO YUAN GU SHI JING PIN JI



生命的五个恩赐

张子涵◎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当代校园故事精品集(一)

生命的五个恩赐

张子涵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校园故事精品集(一)/张子涵 编著. —吉林: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3

ISBN 7-80702-344-9

I. 当… II. 张…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世界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10303 号

当代校园故事精品集(一)

张子涵 编著

出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社址 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市通州天宝印刷厂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40
印数 1-3000 册
字数 23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702-344-9

定价 560 元(全 20 册)

目 录

- [美国]皮特·哈米尔 回家/1
- [美国]罗伯特·斯特恩德利 没有锁上的门/4
- [美国]欧·亨利 爱的磨难/6
- [美国]欧·亨利 麦琪的礼物/8
- [美国]欧·亨利 春天/13
- [美国]玛萝·托马斯 我已经祈祷过了/17
- [美国]M·A·尤契哈特 我的吻在哪里/19
- [美国]马克·吐温 生命的五个恩赐/21
- [美国]奥莱尔 在柏林/24
- [美国]阿特·布彻沃德 拯救纽约/26
- [美国]雪莉·凯撒 免费/28
- [美国使蒂文·卡维 给心灵装上爱的程序/30
- [日本]川端康成 父母心/33
- [日本]川端康成 金丝雀/35
- [日本]星新一 广告宣传时代/37
- [日本]星新一 特技/40
- [日本]星新一 爱情的钥匙/42
- [日本]芥川龙之介 桔子/45
- [日本]赤川次郎 妈妈的秘密/48
- [日本]安房直子 狐狸的窗户/51
- [日本]古贺准二 无言电话/53
- [日本]内海隆一郎 纽扣/56
- [前苏联]叶·明 叶莲卡/58
- [前苏联]尤里·里希特 信/60
- [前苏联]邦达列夫 邻居/62
- [前苏联]左琴科 天才的力量/63
- [前苏联]库·海特 公理/65
- [前苏联]鲍里斯·克拉夫琴柯 前妻/68

- [前苏联]杜姆巴泽 预演/70
- [前苏联]勃罗多夫 身教言教/73
- [意大利]布扎蒂 虚度的时光/74
- [法国]哈巴特·霍利 德军剩下的东西/76
- [英国]詹姆斯·米尔尼 电波情话/77
- [瑞士]克·卡文 一个爱情故事/81
- [德国]内尔比 一个小偷与失主的通信/83
- [澳大利亚]亨利·劳森 他母亲的伙伴/86
- [匈牙利]厄尔凯尼 有什么新鲜事吗? /87
- [匈牙利]米·卡尔曼 他们要学狗叫/89
- [埃及]尤素福·伊德里斯 探视者/91
- [新西兰]吉姆·拉蒙特 金果/95
- [荷兰]赫·布洛魁仁 海的坟墓/97
- [新加坡]周燦 梯子/100
- 刘以鬯 打错了/102
- (台湾)陈启佑 永远的蝴蝶/105
- 王任叔 河豚子/107
- 许行 立正/109
- 汪曾祺 陈小手/111
- 白小易 客厅里的爆炸/114
- 毕淑敏 豆角鼓/116
- 朱士奇 神奇的绳子/118
- 林斤澜 造句/120
- 汤吉夫 送送/122
- 魏志远 河在远方/125
- 北方 楼道口的一株水稻/128
- 黄建国 谁先看见村庄/131
- 司玉笙 高等教育/134
- 于德北 杭州路十号/136
- 王军 小梅你好/139
- 何雨生 木头伸腰/141
- 袁炳发 弯弯的月亮/143
- 徐建宏 一九三五年的羊/145
- 刘志学 长大了俺都嫁给你/148

目 录

吴万夫	坠落过程/151
朱毅帆	赎罪/153
王静	一定要洗七遍/157
邵宝健	永远的门/159
孙方友	霸王别姬/162
谢志强	半支蜡烛/165
凌鼎年	永远的箫声/167
侯德云	谁能让我忘记/169
刘国芳	风铃/172
王奎山	画家和他的孙女/175
沈祖连	老实人的虚伪/177
秦德龙	谁是真英雄/180
徐慧芬	阴影与阳光/182
蔡楠	脸/184
陈永林	你是我的小宝宝/187
郭学荣	清明/190
魏永贵	先生/192
尹全生	第六病室/194
汝荣兴	关于克隆人的深度报告/197
黄克庭	血色豆浆/200
一冰	母亲的纽扣/202
张玉庭	女教师的特异功能/204
牧毫	雨中的祖父/206
宗利华	你的孩子让我抱抱/209
杨瑞霞	一只羊其实怎样/211
叶倾城	麦当劳的礼物/214
秦巴子	笔直的烟/216

微型小说的主题讲究普遍意义。作者在开头点了这种普遍性：每隔几年重复出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新流传。

回 家

●文/[美国]皮特·哈米尔

几年前，我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遇到一个姑娘，就是从她那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神秘的民间传说，每隔几年重复出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新流传。然而我仍然愿意相信它确实某地发生过。

他们要到劳德戴尔要塞去——共三个小伙子和三个姑娘——上公共汽车时，他们拎着纸袋，里面装有三明治和葡萄酒，梦想见到金色的沙滩和大海的潮汐。这时，纽约灰暗而寒冷的春天已经在他们身后消失。

公共汽车驶过新泽西州时，他们开始注意到文戈。文戈坐在他们前面，衣着简朴，但不很合身。他坐在那里，从来没有动一下，满是灰尘的脸上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一直咬着嘴唇，表情冷漠，一语不发。

深夜，汽车抵达华盛顿郊外，在霍华德·约翰逊饭店停下。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文戈坐在座位上像生了根似的一动也不动。几个小伙子感到奇怪，试图猜想他的身世：也许他是一个船长，也许是抛下妻子，离家出走的人，也许是一个回家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时，一个姑娘坐在他身边，做了自我介绍。

“我们要到佛罗里达去，”她欣喜地说，“听说那儿真美。”

“是的。”他平静地说，仿佛他想起了曾极力忘掉的事情。

“想喝点葡萄酒吗？”她问。他微微一笑，对着酒瓶喝了一大口。他向她道了谢，又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她回到伙伴中间，文戈则打着盹睡着了。次日早晨，他们一觉醒来发现汽车已停在另一家霍华德·约翰逊饭店门外。这次文戈进了饭店，那个姑娘坚持要文戈与他们坐在一起。他看来很害羞，要了一杯不加牛奶的清咖啡。他听着年轻人闲聊海滩露宿的情景，紧张不安地抽着烟。回到车上后，那个姑娘又与文戈坐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讲述了自己辛酸的经历。他在纽约监狱里关了四年，现在回家去。

“你结婚了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她问。

“是这样,在我坐牢时我曾给妻子写过信,”他说,“我告诉她,我要离开很长时间,如果她受不了,如果孩子们总是问这问那,如果她太伤心,那么她可以把我忘掉。我能理解。再找一个丈夫。我说——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确实了不起——把我忘掉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果真如此,三年半里她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

“你现在回家,对家里的情况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他羞怯地说,“不过,上一周,当我确信假释就要批准时,我又给她写了信。我们过去住在布伦斯威克镇,就在杰克逊维海港前边。镇口有一棵高大的橡树,你一进镇就能望见。我告诉她,如果她没有改嫁,愿意等我回家,那就在橡树上系一条黄手帕。我看见黄手帕就会下车回家。如果她不要我,就忘掉这件事——不系手帕,这样我就继续坐在车上走过去。”

“哇,”那个姑娘叫起来,“哇!”

她告诉了其余的人,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他们都关注着布伦斯威克镇的到来,并相互传看着文戈拿出来的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妻子和三个孩子——妻子透露出一种淳朴之美,孩子们尚未发育成熟。可以看得出来,照片不知被文戈抚摩多少次了。现在他们离布伦斯威克镇还有二十英里,几个年轻人都坐在右边靠窗的座位上,等待着那棵大橡树的出现。文戈停止张望,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好像他在给自己鼓劲,决心战胜另一次失望。

这时离布伦斯威克镇只有十英里,五英里……突然,所有年轻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们叫呀,喊呀,高兴得手舞足蹈。但只有文戈除外。

文戈坐在那儿望着橡树惊呆了。树上挂满了黄手帕——二十条,三十条,也许有几百条;这棵树,真像一面欢迎的旗帜,在迎风招展。正当年轻人高声欢呼的时候,这位老囚犯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朝着汽车前面的方向,回家去了。

導 讀

赏析/谢志强

《回家》的主体部分在那个神秘身份的文戈讲述的关于家的故事,已与妻子四年未曾联系,到底妻子还爱不爱他,此文里有一个细节,约定,如果爱还存在(“愿意等我回家”),那就在镇口的橡树上系一条黄手帕。结

生命的五个恩赐

尾相照应的是树上挂满了黄手帕。黄手帕是爱的象征。那同行的三个小伙子和三个姑娘，作为一种衬托，使得爱的主题扩展了。微型小说的主题讲究普遍意义。作者在开头点了这种普遍性：每隔几年重复出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新流传。这种爱的普遍性传到了日本，日本一部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套用了这个故事的意向和框架，将具体的内容放在日本的现实。可见，不同的国度，都有不同的幸福的黄手帕。这也是人类对爱的向往和追求。

W
个
的
碰
碰开解

在小说中,这扇“心”的门化成了母亲照片下的一行字:我像以前一样地爱你,回家来吧。它是一种无私的接纳和等候,一份博大的母爱。

没有锁上的门

●文/[美国]罗伯特·斯特恩德利

在苏格兰南部的港城格拉斯哥,有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她最讨厌父母对她的管束,也不接受家里的宗教信仰。她对父母说:“我可不要那个上帝,我烦死你们了,我要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她就偷偷地离家出走了。

她立志要当一个自立的女人,一个不受别人约束的人。可是没有多久她就认输了,因为她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本来回家去向父母认个错,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她是个特别倔强的孩子,宁死也不愿向父母低头。最终,穷途潦倒的她只得走上街头,当了一个妓女。

时间转瞬即逝,十年过去了。姑娘的父亲在失去女儿的忧郁中去世了,母亲的头发在对女儿的思念中变白了,姑娘在那肮脏的环境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姑娘和家里完全没有联系,母亲却在家中耐心地等待着女儿的归来。一天,当母亲终于得知女儿的一丝线索时,她便来到这个城市的贫民区,到一个个救助机构去寻找,仍然是音信全无。最后可怜的母亲向他们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能把这张照片贴到布告板上吗?这是母亲的照片,面带慈祥的微笑,头发灰白。照片的下面有一行字:我像以前一样地爱你,回家来吧。

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

终于有一天,姑娘身无分文了,为了得到一顿免费的晚餐,她走进了一家救助机构。她懒洋洋地坐在桌前,跷着二郎腿,时不时地打量着周围。突然,她的视线在布告板上停住了,她看着那张照片,心想:怎么那么像我妈妈呀?

姑娘顾不得那刚刚摆出来的热腾腾的饭菜,不由自主地走到布告板前。她几乎僵在那里,“真的是妈妈!天哪,她的头发都白了。”当姑娘看清了照片底下的那行字时,她禁不住泪流满面。

除了回家,她已别无选择。回家心切的姑娘连车票也买不起,三十多

公里的路程,她只能靠自己的双脚了。

寂静的黑夜里,姑娘不停地走着,她一点也不害怕。她的眼前不停地浮现出和父亲母亲在一起的美好情景,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

天蒙蒙亮时,她到了家门前。心头忽然一阵胆怯,不知该怎么做了。在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她才举起手去敲门,可刚一碰到门,它就自己打开了。姑娘心里十分紧张:出了什么事?她赶紧冲进屋里,跑到母亲的床前,却发现母亲正安详地睡在床上。她禁不住摇醒母亲:“妈妈,妈妈,是我,我回来了。”

母亲闻声醒来,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了好一阵子。之后,姑娘哽咽着说:“我看……门……开着,以为出了什么事……”

母亲擦了擦泪水,笑着说:“什么事也没有。从你离开家的那天起,这门……从来就没有锁上过……”

導 讀

赏析/安勇

这篇小说里有两扇门,一扇是实实在在的门,它是姑娘家里的门。这扇门自从姑娘离家出走后,多年来就一直没有上锁,始终向她敞开着。另一扇门你无法看到,因为它在一位母亲的心中。但它和现实中的那扇门一样,始终没有上锁,一直向迷途的孩子敞开着。在小说中,这扇“心”的门化成了母亲照片下的一行字:我像以前一样地爱你,回家来吧。它是一种无私的接纳和等候,一份博大的母爱。这扇门可以说话,它向离家的孩子发出了亲切的呼唤。这扇门还能发出光明来,它照亮了姑娘回家的路途。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谎言会让人感动得落泪,那么,这无疑就是为爱而编织出的谎言。

爱的磨难

●文/[美国]欧·亨利

乔从中西部来到纽约,梦想当画家。迪莉娅从南部来到纽约,梦想搞音乐。乔和迪莉娅是在一间画室里相见的。不久以后,他们结了婚。

他们居住的只不过是一套狭窄的房间,却生活得很幸福。他们互敬互爱,而且双方都热衷于艺术。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顺心满意的,但他们发现已经花完了所有的钱。迪莉娅决定去做家庭音乐教师。一天下午,她对丈夫说:“乔,亲爱的,我找到一位学生了,一位老将军的女儿。她是位性情温柔的姑娘。一星期教三节课,一节课五美元。”

但是,乔并不高兴。“我干些什么呢?”他说,“你以为我可以眼睁睁地看你工作而自己却轻松地搞自己的艺术吗?不,我也要挣钱。”

“亲爱的,你真傻。”迪莉娅说,“你必须继续练习绘画。我们一周有十五美元,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或许我还能卖掉一些我画的画哩。”乔说。

每天,他们早晨分手,晚上相见。一星期过去了,迪莉娅带回家十五美元。她却显得有些疲惫。

“克莱门提娜有时使我感到烦恼,她不下苦工夫练习。但是,那位将军真是一位最可爱的老人,我多么想你能见他一面呀,乔。”

这时,乔从口袋里摸出十八美元。“我卖给了一个来自皮奥里亚的人一张我画的画。”他说,“他还订购了另一张。”

“我太高兴了。”迪莉娅说,“三十三美元!以前我们从没有这么多的钱去花费。今晚我们将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了。”

第二个星期,乔回到家,把又得到的十八美元放在桌子上。过了半小时,迪莉娅回来了,她的右手上缠着绷带。

“你的手怎么了?”乔问道。迪莉娅笑着说:“噢,克莱门提娜递给我一盘汤时,一些汤溅到我手上。”

“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着手的,迪莉娅?”

“我想大概是五点钟吧。那把烙铁……我意思是说那盘汤……是在

五点左右备好的。你问这个干吗？”

“迪莉娅，来，坐在这儿。”乔说着把她拉到长沙发上，并且坐在她身边。

“你每天都干了些什么，迪莉娅？你真的在做家庭音乐教师吗？告诉我实话。”他哭了起来。

“我找不到一个学生。”她诉说道，“所以，我就在一个洗衣坊里找到一份工作：熨衬衣。今天下午，一个女孩把一只烙铁放在我的手上，把我重重地烫了一下。但是，告诉我，乔，你是怎么猜出我不是在做家庭音乐教师呢？”

“很简单。”乔说，“我知道关于你绷带的所有来历，因为是我把它们送给楼下洗衣坊的一个小女孩的，她用热烙铁烫坏了别人的手。你明白了吧，我也在你工作的洗衣坊里的动力机房里工作。”

“那么，你画的画呢？你卖给那位来自皮奥里亚的人吗？”

“算了吧！你的将军和他的克莱门提娜是无中生有的，那么，我那位来自皮奥里亚的人也是胡说的。”

接着，两人大笑起来。

導 讀

赏析/安勇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谎言会让人感动得落泪，那么，这无疑就是为爱而编织出的谎言。就像这篇小说里的乔和迪莉娅一样，他们为了生活和自己的爱人，一个放弃了喜欢的音乐，做了洗衣坊的女工；另一个离开了执迷的绘画，当了洗衣坊动力机房的工人。但为了让对方安心于自己的艺术追求。为了那份爱，他们不约而同地隐瞒了真相，虚构了一个谎言。当有一天，谜底终于揭穿时，他们相视而笑。我想。那笑声里一定回荡着他们爱情的甜蜜音符。

虽然,他们的生活是贫穷窘迫的,但有了这份无私的爱,他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真正的富有者。

麦琪的礼物

●文/[美国]欧·亨利

一元八角七。全都在这儿了,其中六角是一分一分的铜板。这些分分钱是从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硬兼施地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直弄得自己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复数了三次,还是一元八角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嚎之外,显然别无他途。

德拉这样做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之际,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够得上乞丐帮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人的手指敲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年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美元。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忖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就是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濛濛的后院里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东西才成啊。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

公寓壁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像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子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拆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散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写着：“索佛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德拉奔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过于苍白，冷若冰霜，同“索佛罗妮”的雅号简直牛头不对马嘴。“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我买头发，”夫人说，“揭掉帽子，让我看看发样。”那褐色的瀑布泼散了下来。“二十美元，”夫人一边说，一边内行似的抓起头发。

“快给我钱，”德拉说。呵，接着而至的两个小时犹如长了翅膀，愉快地飞掠而过。请不用理会这胡诌的比喻。她正在彻底搜寻各家店铺，为吉姆买礼物。

她终于找到了，那准是专为吉姆特制的，绝非为别人。她找遍了各家商店，哪儿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优质东西那样，它只以货色论长短，不以装潢来炫耀。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见这条表链，就知道一定属于吉姆所有。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分。她花去二十一美元买下了，匆匆赶回家，只剩下八角七分钱。金表匹配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看时间了。尽管这只表华丽珍贵，因为用的是旧皮带取代表链，他有时只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的狂喜有点儿变得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铁

钳,点燃煤气,着手修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破坏,这永远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亲爱的雕友们——简直是件了不起的任务啊。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小卷发,使她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里老盯着自己瞧,小心地、苛刻地照来照去。“假如吉姆看我一眼不把我宰掉的话,”她自言自语,“他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但是我能怎么办呢——唉,只有一元八角七,我能干什么呢?”

七点钟,她煮好了咖啡,把煎锅置于热炉上,随时都可作肉排。吉姆一贯准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离他一贯进门最近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下面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紧张得脸色失去了一会儿血色。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此刻,她悄声道:“求求上帝,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步入,随手关上了门。他显得瘦削而又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需要买件新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呀。吉姆站在屋里的门口边,纹丝不动地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他的两眼固定在德拉身上,其神情使她无法理解,令她毛骨悚然。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向他走过去。“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无法过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你不会介意,是吗?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出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这明摆着的事实。“剪掉卖了,”德拉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也同样喜欢我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嘛,对吗?”

吉姆古怪地四下望望这房间。“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差不多是白痴似的问道。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这是圣诞前夜,好人儿。好好待我,这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接下去,“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恩爱啊。我做肉排了吗,吉姆?”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现在,别着急,先让我们花个十秒钟从另一角度审慎地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房租每周八美元,或者一百万美元——那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

或才子会给你错误的回答。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少了那件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代。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别对我产生误会,德尔,”他说道,“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我以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减低一点点对我妻子的爱情。不过,你只消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为什么使我愣头愣脑了。”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的尖叫,哎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还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梳子——全套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美妙的发梳,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明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但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有资格佩戴这垂涎已久的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已无影无踪了。

不过,她依然把发梳搂在胸前,过了好一阵子才抬起泪水迷漾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随后,德拉活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瞧见他的美丽的礼物哩。她急不可耐地把手掌摊开,伸到他面前,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现着她的欢快和热忱。“漂亮吗,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找到了它。现在,你每天可以看一百次时间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非但不按她的吩咐行事,反而倒在睡椅上,两手枕在头下,微微发笑。“德尔,”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保存一会儿吧。它们实在太好了,目前尚不宜用。我卖掉金表,换钱为你买了发梳。现在,你做肉排吧。”

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他们把礼物带来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送圣诞礼物这玩意儿。由于他们是聪明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碰上两件东西完全一样,可能还具有交换的权利。在这儿,我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家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现今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